

開放文學－江湖俠義－快心編傳奇三集
第二回 娶醜妻甘心忍氣 偷美婢積恨成仇

詩曰：我見世人娶妻室，不為貪財便慕色。

貪財只撿富豪家，那管倡優與隸卒？
慕色並非求淑女，但取容妍又媚嫵。
德性才能總莫論，甘心守個胭脂虎。
似此猶為正婚配，更有無端相賊害；
窺他閨秀玉天仙，便思巧作巫山會。
鑽穴搗牆事不成，反將惡語污貞名；
可憐繡閣冰清女，忿入泉台枉死城。
造孽狡童何足數，士林偏有登徒侶；
好淫穢亂不知羞，卻喜迂疏論今古。
悅己為容語自深，拘儒浮議卻難禁；
笑他宋玉東鄰女，又薄文君夜聽琴。
好女深藏玉自守，偶緣倉卒遭非耦；
若言容冶便多淫，竟欲闈房貌皆丑。
既然持論嚴如許，千古幽魂今悲楚；
何不求生絕本源，一概生男不生女！
世人好色皆害色，縱教身死名猶立；
獨有文人害最深，作文傳世冕無極。
不想當初我愛他，愛他顏色美如花；
如花美色拚狼藉，草木之花尚護遮。
我今且說劉與李，駭丑新郎忿欲死；
老鸞怨殺易輿人，因怨成貪為容美。
才子佳人信有之，必須福德兩相宜；
既然不是風流客，何必癡情慕美女？！
美妻雖是今生福，五百年前繩繫足；
縱令窺牆似有情，無緣怎效鴛鴦宿？
緣慳切莫強鑽營，設陷張羅枉自傾；
佳麗自由天眷佑，豈容凡濁用謀成。

話說劉世譽扳素玉臉過來，不看猶可，一看了便大叫道：「你那賤人是什麼人？敢假充李小姐來騙我！」那素玉被世譽失聲驚叫，又見罵他「賤人」「假充小姐」，心內一唬一氣，哭將起來，那時不得不開口了，也叫道：「你把我半路搶來，做那等不端的事，我便是李小姐！誰來假充？怎便罵我麼？你這賊弟子，這般無禮！」丫鬟婦女們聽見新房裡鬧嚷，不知何故，來到房門外喚，世譽開了門門，婦女一擁而入，都問：「二相公為甚叫喊？李小姐因何又哭？」婦女們發洩隔夜語。世譽道：「甚麼小姐！你們看床上的賤人，氣殺我也！」眾婦女不知高低，都看床上，只見李小姐發惱啼哭。但見他的形狀：

貌遜梨花白，烏雲繞額顛。
遠山浮灌木，秋水雜橫汗。
氣盛同獅吼，形枯類鶴搢。
癍痕深淺處，積淚欲成珠。

且住。那世譽和素玉同衾共枕，雖則眉眼一時摸不出，難道面嘴的凹凸高闊也摸不出的？只因世譽一時醉後糊塗；二來也不想到搶差了人；三來素玉腴腆害羞，遮遮掩掩，故爾總不著意。眾婦女見了都奇怪道：「相公，你說看見李小姐，了不得標緻，今這個卻差遠了！」化境。世譽道：「你們且看著那賤人，待我外廂去商量處他。」說罷，氣忿忿地出去。

素玉又見在眾人面前罵他，一發恨毒，大罵：「賊弟子！我和你做得一夜夫妻，便就這般毒罵我！我又不是使女丫鬟，那個受你凌辱？你把我半路搶來，先犯著大大的罪，你還要處我！」說罷，捶床拍枕，哭個不休。眾婦女也有說笑的，也有披點的，那些婦女真可惡。弄得素玉羞慚無地，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忽然叫了一聲，便寂然不動。可憐。

你道為何如此？只因素玉昨晚並無水米沾唇，先受驚唬，後又悲傷，夜裡更被世譽弄得困倦，今日又鬥這般惡氣，那有許多精神抵當？故此叫了一聲，便昏暈不省人事，一霎寂然不動。

眾婦女也尚在那裡說笑，卻有一個老成的婆子道：「你且莫喧鬧，方才他叫了一聲，不見響動，且到床前去看看。」便立近床邊看時，只叫得一聲「不好了」。眾婦女都走攏來，但見床上新人直挺著，眼睛只管上擦。大家驚駭，便急取湯來灌下。漸漸神回氣轉，半晌間，方得平定。

老婆子便問道：「小娘子，你到底是李家何人？可實對我說。」素玉有氣無力的說道：「我是李家小姐，怎說是何人。」婆子道：「我家相公說，曾見過小姐來，並不是這般模樣。」素玉道：「我家深閨內院，他從何而見？那是假話。」婆子不能分辯，只得安慰道：「你且莫氣，不論真假，自有分曉。你昨日一晚尚未吃些東西，那裡當得這般煩惱？我去取朝粥來，你必定吃些。」素玉道：「才進得他門，便受這般惡氣，要那性命來何用！」婆子取了粥，苦苦相勸，素玉被勸不過，勉強吃了一碗。婆子又洗了巾，替素玉揩抹眼淚。

丟下一頭。再表劉世譽氣忿忿走出，到書房裡，立叫小使去請白子相。頃刻來到，白子相拱手恭喜。世譽白定了眼，骨都著嘴，一聲兒不言語。白子相看了奇怪，道：「想是夜來李小姐得罪相公麼？」世譽直跳起來道：「一言難盡！我與李二亡八千休不得！」白子相吃唬道：「為何？」世譽道：「我費了許多心機，用去若干錢鈔，又是那亡八自己說的，姪女出門時，叫我半路去搶的。」白子相道：「正是。李二爺三番四覆寄信來，昨日已成功了，而今說他則甚。」恐其涉及他。世譽道：「而今搶來的，卻不是昔日所見的了，叫我那得不氣！須和那老亡八拼個死活！你須替我商量。」

白子相聽了，開了口半晌合不下。良久道：「這個奇了，怎麼不是昔日所見的了？而今那個相貌卻是如何？」世譽道：「說也髒人。那個面孔，像個麻糖球，眼睛就像白果，鼻子便像菱角，嘴唇卻像柿陀。老忘八把那等奇丑丫頭竟來欺落我！」白子相笑道：「李二爺曉得相公會吃酒，因此送許多果品來案酒的。請問相公，昨日怎不看破他？」世譽跌腳道：「那裡想到這等事！那丑賤人，聽了老亡八教調，把袖子死命掩了面孔，我還認了害羞，故爾不曾看破。」白子相道：「頭面首飾，梳掠妝扮得好麼？」世譽道：「頭面梳掠得好的，珠翠也有的。總是那亡八要調包，自然把那賤人梳妝得好了，好來瞞我。」白子相道：「夜來做親，卻是如何？」妙。世譽道：「咳，我那裡曉得？與那賤人睡了一夜，我認真的百般的愛恤他，那曉得這樣的一個賤人。」

白子相道：「這等說來，真是中了他的計了。方才既看破了，就該問他是李家那等樣人？」世譽道：「怎不問來？他兀是稱著小姐。我氣極了，罵他幾句。他也是嘴裡哭哭叫叫，夾七夾八的不知說些什麼。我方才要尋你商量，就走了出來，不曾打這賤人一個死，且出了我心中惡氣！」說完，便要奔進去打。情狀逼真。

白子相拖住道：「事須三思。人在你家，果有差池，正有得憑你打哩。為今之計，須曉得他確係何人，才好分理。相公何不去叫趙媽媽來，他曾到李家，自然認得那人的。」世譽道：「正是。昨日錯了，只為一心要做事隱密，惟恐人多張露，把那般要緊的人都忘記了。他若在此，當時便曉得不是李小姐，便不至墮他的奸計了。」乃急喚小使去叫，小使答應了。

正出門來，只見趙媽媽走到。你道趙媽媽為何來得恁早？只為街坊上人傳說，昨夜劉家搶親之事，心裡想道：「劉家何以不來叫我？」又記起世譽曾有事成百金相謝之言，故此急急早來。小使同了趙媽媽直進書房。白子相道：「趙親娘來得恁快。」小使道：「正走出門，見趙親娘來了。」趙媽媽道：「二相公做事，恁般隱密。今早有人傳說，方曉得二相公娶親，為此特來賀喜。」一面說，一面走到世譽身邊道福。見了光景，乃道：「相公娶了絕色夫人，不見一些兒快活，卻是何故？想因老婢子昨日沒有來服侍，怪我麼！」白子相道：「方才二相公深懷悔昨日不曾來叫你。」便將那事的始末，述了一番。趙媽媽獨曉得搶親，那裡曉得其中備細？聽見了原委，方曉得恁地機關。那時也不及更問別話，但聽說到李再思送信，十拿九穩；今搶來的人不是了，乃伸舌噴嘴的道：「這也奇了！待我進去一見便知。」便急急走到新房裡來。

眾婦女接著，都道：「趙親娘來得好，請看新人是誰。」趙媽媽道：「新人在那裡？」婦女道：「還睡在床上哩。」趙媽媽走到床前一看，分明認得是李再思的女兒。只見他兩眼閉著，鼻子裡嗚嗚打哼。趙媽媽道：「二小姐，還沒有起身，老身特來賀喜！」素玉聽見聲音，開眼看了趙媽媽，道：「趙親娘，你來得好。我受一肚子惡氣，沒處伸訴。且請坐了，我告訴你。」

那時婦女們已掇一把椅子近床，趙媽坐了，道：「小姐，你說有甚麼氣？老身替你分解。」素玉道：「我昨日同姐姐從慧圓庵入城，半路被他家搶來，說我爹爹受他聘禮。我想既然行聘，該擇吉迎娶，怎弄那般勾當？今日突然又叫我不是李小姐，叫我假充來的，大聲叱喝。又罵我是賤人，把我這般凌辱。我從長這些年紀，並沒有吃人的虧，今日卻被那賊弟子奚落。他既嫌我醜陋，就不該搶我；既到你家，也須是你的妻子，怎說兩朝便把我毒罵！我昨日一晚水米不沾，今日又受這等惡氣，我一向身子不好，這條性命合該休矣！」說到此處，又哭將起來，乃道：「親娘，你來得正好，免你對我爹爹說，須和那賊弟子不得干休！」趙媽媽不便直說委曲，乃道：「小姐，不必氣惱。這劉二相公的性子不好，一時耐不得，過了即好的。老身回去與二爺說知。這刻上午了，小姐用過了飯麼？」素玉道：「受他這等欺凌，還有恁心情吃飯？」眾婦女道：「飯與點心都備在此，爭奈只是不肯吃。」趙媽媽道：「小姐，那有不吃之理？眾位嫂子們，你把東西正該伺候著，小姐要吃時，便等小姐吃些。」素玉又叮囑必定送信去，趙媽媽答應了，然後走出房來。

眾婦女見趙媽媽一見便叫「小姐」，驚愕不已；後聽見素玉說到「我家爹爹」，便曉得是李二房的女兒，我家相公搶差了。隨著趙媽出房道：「我家相公搶差了人，那個東西卻將他作何著落？」趙媽媽道：「阿呀，他也是做官的嫡親姪女，不好慢他的。他老子李二爺是個兇人，你們把這小姐呵盤好了。我方才看他脫形的瘦，他本來是三好兩歉的，不要弄壞他方好，卻是不當穩便。」那些婦女都點頭會意，各自散去。

趙媽媽走到書房裡，嘻著嘴道：「二相公，這分明是李小姐，怎胡猜他是使女丫頭？」世譽道：「那婆子瘋了！我前日所見的李小姐，不爭似那一副嘴臉，你也見過來的。難道你的眼睛瞎了？」公子心性。趙媽媽笑道：「二相公，難道倒忘記了，李二爺自己有一位小姐麼？這個便是了。」世譽忽然省悟道：「是了，是了，那老亡八分明有意弄我。我氣他不過，要氣殺了也！」說罷，躡身跳躍，唬得白子相、趙媽媽二人百般勸慰。

當下商議，要告李再思。世譽卻是個少年快活公子，從未到官，那有這等膽量？更恐失了體面。若叫眾家人打到李家去，又想李再思有意調包，必然防備；況李再思衙門情熟，恐怕反來告理，倒弄得不妙。若尋些親戚去請教他，又恐防眾人先說不該孟浪，不合弄出這等事來；二來李家庚帖無憑；三來是李再思親生女兒，又非是使女丫鬟，怎好執他差處？若與人說出當初真話，又恐李再思全然賴了，便獨推在自己身上。細細尋思，左難右難。世譽發狠道：「當初商議的時節，白子相也該料算個萬安方好，怎麼這等信老實，依他詭計。而今墮其術中，怎生是好？」不道自勿是，反求備於人。那等人生成有這般抱怨。

大凡富貴人做事，專要抱怨別人。若辦事得妥，那富貴人便笑逐顏開，高談闊論；把他人的功勞算計，說是皆我之能，還在本人面前公然賣弄。那一班替富貴人算計見功的人，不是親戚，便乃相知，平昔寧不仰其鼻息，怎與他執辯？即有等不圓融世務的，或者執定己見，爭辯起來；旁邊的人若當了面，無有不是九分為那富貴人，留一分替那班人，存一個扯淡地步，轉背後下一句解勸的話，道是：「某人是這等財主性子，某人乃那等鄉紳心性，你且把那算計功勞讓與他便了，爭辯些什麼來。」這一種人，還是在世路上，有一種博古通經達變的哩。更有一種絕頂勢利小人，偏道：「那一班人窮智短，那裡做得事來？到底是財主人見識廣，涉歷多。這班人不過是奉其成命，有甚用處！」你道那班話不要把人駭斃了！若是做事體有些差池，不要說是替他划策之人，本該受勞受怨；偏是他自己差了，也要坐在別人身上去，還要抱怨他一個死。更有一種富貴人，極其深刻，憑你算計得極精，替他於辦得極妥，他也不扯在自己身上，也不來稱贊你一聲兒；倘有不如意，立加聲色，只有秋霜肅殺之冷腸，並無春風和煦之暖面。透徹痛快。那班人何苦還去奉承他呢？只為生了窮命，處著窮境，衣食所迫，無本謀生，只得俯首低眉，受其驅遣；或有緩急，猶可相通，故爾低頭下。這等人若有了錢時，他的立心行事，反有可觀。並見諒到此等人，見赦情而辟者，又出那等人下也。只因深悉人情，熟知世故，所以那種欲刻之念，違心之談，或者少些。然而那個見得！正是：

俗論惟憑敗與成，有誰持議似持衡？

假饒項氏得秦鹿，便笑漢高分父羹。

鳩奮槍榆傲鵬運，螫驚瓦缶駭雷鳴；

世間如許不平事，天聽雖思不與爭。

白子相見世譽抱怨，弄得呆了。趙媽媽道：「相公，你也不要埋怨白老爹。而今事已如此，該當安頓了這李小姐，勿使他氣苦；打探李二爺家有甚消息；再曉得那搶差原由，還是李二爺有意調包，還是別有意外。你們都是大鄉宦人家，切勿聲張出去，徒惹人說笑。」世譽道：「他有意便怎麼？別有意外便怎說？」趙媽媽道：「只要問二相公：那李家大小姐，可必要娶他？」世譽道：「我費了許多精神錢鈔，原是他為他。今又加上這場話靶，難道到叫我丟了不成？錢財事雖小，我這氣卻向那裡消除！」趙媽媽道：「他若有意調換，那李家大小姐便娶不成了；若別有緣故，還該再去假李二爺，看他有甚話說。」白子相道：「趙親娘說得有理。相公且將這位小姐好言安慰，然後再去看李二爺。他若沒有設騙調包之意，決然便出來相會；他是個粗直人，其中原故自然直言。他若有意弄那等舉動，他想來生成是相公的丈人了，他便未必相見。你若把他令愛輕賤，他知道了，到要來說閒話的。且看今夜、明日，他家可差人來走動。相公切須耐著氣，還將好臉嘴對付他們才是。」白子相終究老到。

世譽道：「我是必得那李大小姐為妻，方遂我意。請問計將安出？」白子相道：「那李小姐被這一番弄破，他自然步步小心。明曉得他叔子害他了，今後縱有什麼大事，他決不輕易出門了。再要做這般使蠻的事，卻也無從下手。還該向尊翁老爺說知，央個大分上求親才是。」世譽歎口氣道：「前者也是那等商量，只為他老子在山東，央媒去說，恐妨往返，耽遲了日子了，故爾商議這條計策。更值他家小姐出門祭掃，以為機緣湊巧，事出萬全。如今弄得畫虎不成，叫我如何不氣！」說完，便氣悶得不好過，恨不得痛哭一場。殊覺可憐。二人又大大相勸了一番。

世譽道：「那丑東西作何發付？」趙媽媽道：「阿呀，一夜夫妻百夜恩，終究是相公的夫人，你要把他怎麼樣！」世譽跳起來道：「那個東西，我與他做夫妻，不掉了魂！」白子相道：「相公，將來算了乾夫妻罷。若求得李小姐來，不消說得；倘或萬有一

阻，相公別選高門，另求豔質。將這位另居一室，養他一世罷了。這也是沒法的事。」趙媽媽道：「尚有一說，那李二爺小姐向來有病，昨日一搶一唬，方才對老身道，相公把他忒煞輕賤，哭得氣息淹淹。看他臉上，脫形的瘦了，須要好言安慰他。倘有差池，不是當頭的。」世譽道：「我家又無人和他熟識，就煩你在此伴他幾天。」又道：「這樣東西，問他死活，死了到也乾淨！」當下趙媽住在劉家，勸解素玉；世譽歇宿在外廂，總不往內裡去。

再表李再思，見女兒被搶，只恐劉家發怒，又無面對妻兒，上床便睡。彥直看見父親不動不變，沒做理會處，也回房睡了。丫鬟們總去歇息。二娘乃道：「二爺怎弄出這等事來？劉家和你暗地商通，倒把話狠來瞞我。倘若與我說知，我必竭力阻住，便無今日這場話靶。那邊大小姐卻是你嫡親姪女，不是等閒陌路之人，怎便忍下得那般毒計？假若被劉家搶去，日後大爺回來，將何抵對？而今搶去了自己女兒，徒然被人說笑。大相公還不曉得已前事情，他方才要打碎盒子，一肚氣忿；明日曉得了，也要怪老子不端。二娘可稱為賢婦人哉。還有一說：明日劉家見不是對頭，還有話說哩。」李再思自己做差了事，良心難昧，被二娘數說，再也不則聲。肚裡千思萬想，直想到：「搶去的是我女兒，又不是丫鬟使女；劉家現有庚帖禮帖送來，外人都曉得，難道不是行聘到我來的？想也難與我尋趁。若說要娶我姪女，叫我曾替他算計來的，我便把前情賴起，難道白子相來質我不成？憑他告別官，他先認了搶親的罪，到那時，我還有別話說。且看他明日可有閒話，另為商酌。」

明日臥在床上，只說氣壞了，不起身。兒子彥直到床前問詢。二娘只得又扯著謊道：「那都是劉家生的歹念，他一面搶了人去，一面便送到聘禮。」彥直道：「就該推他出去，不該收他的了。」二娘道：「你爹爹正出去論理，二娘非賢婦人哉。那班人放下便走了。少停你們都到了，方曉得小姐搶去。昨晚也再三商量，而今木已成舟，大家也是門當戶對，只索罷了，沒有恁的理論。」彥直雖然少年，心裡有些明白，低頭一想，便道：「只是那搶得奇怪。你好好來求親，有甚難事？何必做這等圈套，惹人笑話？卻是為著什麼來？」二娘道：「便是。那曉得他這等歹意！」再思也不發一言。彥直自去。

上午時候，只見麗娟差婢來請二娘說話。二娘悄悄地對再思道：「你早上兒子來，我只得扯謊回了他去；如今那邊大小姐又來請我，決然也為著那樁事。你乾了這等差事，反要叫我陪口舌。大小姐那裡怎生回答？」再思道：「也是那樣說便了。」二娘道：「費我口舌，卻是苦！」便到麗娟樓上來。

麗娟迎著相叫，問道：「叔叔可曾定個主意？那搶妹妹的人家姓什麼？」你道麗娟昨日已明白了，為何今日又問？只為是一家骨肉，怎好置之不理？不得不再問的。二娘心裡曉得麗娟是聰明人，不比彥直一類，潸然淚下道：「小姐，你也再勿懷恨，總是做叔叔的不是。二娘真賢婦人也。那個人家，便是對劉劉吏部的二公子。不知他怎地得知小姐，累次特來求親，故爾在前二爺問取生辰八字。如今不知他又在那裡打聽得小姐掃墓回家，便做出那等歹行徑。小姐吉人天相，二爺卻自害著自了。小姐還念著叔姪至親，再不要存著芥蒂。」麗娟見二娘直吐真情，便不好著假，說道：「既是恁地，只索相安無言。明日是個三朝，便該差人去送禮看覷。」二娘道：「且到明日，也要等二爺作主。只怕今日劉家還要來講閒話哩。」麗娟笑道：「我也想來，這是叔叔親生的女兒，又不是假的騙他，料來也難說別話。這時不見來說，自然相安了。」二娘別了回去，將上項事一一說與再思。再思想姪女見識也是。然而到底鶻突，風鶴皆兵，直至晚上不見動靜，方才放下心腸。

明日正值三朝，再思一意要修好，叫家人去備了若干盛禮，送還釵釧首飾，並打發小丹去服侍女兒，就去察探劉家喜怒。世譽依了白子相等商量，總著家人收拾盒禮等項，接待來的男女眾人。自己絕不出來看見。素玉被趙媽媽百般勸慰，氣也平些，在家人婦女面前，也不曾將世譽待他情景盡吐露了，但說路上驚唬，又鬥了些氣，身子不快，尚未起身。家人婦女等將那話回來述了，再思得了那個消息，回憂作喜。真小人。

一日，白子相來看。再思想：「不趁此時修全，還待怎地？」便慌忙出會。白子相便把世譽怎生發惱，我怎生解勸；世譽之意，決須令姪女成了姻親，方無他說；更要問前日說了大轎小轎的分別，為何又換了轎子，是恁緣故？興問罪之師。再思便細述血心為他，不道舍姪女為身子不快，怕大轎空闊，易受風寒，故爾更了小轎，乃他們於鄉間一時變換，實不是我調換之罪；今世譽必要仍畢初心，舍姪女已是仇恨著我，叫我亦無從用力的話，細細分說一遍。白子相道：「再看機緣若何，亦不必一板打絕。」兩人密談良久，方才別去。

白子相回覆世譽，述了備細，道：「可見並非再思設騙本心。」世譽心裡尚屬半為疑信，總然要麗娟到手，鎮日兀是胡思亂想，也不叫人到京裡父母處說知。但是外頭親友都曉得再思作事不端。正經的人狠責備他狼心狗肺，竟非人類；平常的人笑他自壞良心，到弄在自己女兒身上，可見天理不爽；下等的人便道那等做事，極其秘密，更為穩當，偏偏阻隔了，真個劉公子緣法不到。三等議論逼真。三三兩兩，合城傳作新文。因此李再思也沒臉面出門，鎮日在家悶坐。

歇一日，王忠從宿遷回來，備述中箭無事，老爺身體已愈，因醫家說切忌動氣勞碌，故爾尚與賊兵相持。賊已勢窮力盡，不久即當撲滅。就著口傳，也不曾寫得家報。麗娟得了這個喜信，不勝大喜。王忠曉得搶親原故，也十分恨著二爺。淨蓮姑子進城來看麗娟，也得知搶親之事，深為不平。周到。那李再思見說兄長將回，心裡也原難過，然已經做了那事，只索老著臉皮過去。

大凡人情，只是護短。至言。再思初先女兒被搶，懊悔不該算計姪女，即受了二娘幾番埋怨，也還恨著自己不該利令智昏，總也沒有一言回答。到後來，一日兩，兩日三，日子只管遠了，事體就像平伏，劉家絕無說話。且得了若干財禮，並不曾費一文錢的嫁妝，好生快活。想女兒終久是要嫁出的，雖劉世譽未必中意，饒他再去尋個好的回來，終久我女兒是元配髮妻，卻不怕他不是我的女婿。真是弄假成真，因禍得福，這段事倒做得倒好。再後幾天，曉得庵裡換轎之事乃蘭英的主見，便恨到蘭英身上。

你道再思既想那事做得好了，怎又還怒到蘭英身上？總之人心最賤，如見肺肝。他想到：若姪女嫁到劉家，世譽滿心歡喜，自然補報於我，踐了前言；我再需要索他的東西，自然有求必得，可以生生不絕，何在於那幾百兩的禮儀？況他許我前程，千穩萬穩。如今女兒醜陋，世譽狠不中意。不要說前程一事自然不相干了，即就要去絕素的念頭，也不敢啟齒。不是蘭英害著他了？怎說不恨！已前鎮日不著家，蘭英也便不能常見；而今鎮日在家，或一日見一次，或一日見兩次，細看出蘭英身材相貌，走到面前又標緻，且知禮數，愈看愈憐，把從前恨他的念頭，卻改了愛他的念頭。那再思原是個沒品的人，酒色財氣，色色皆全，把蘭英愛到極處，竟想偷摸起他來。一有了這等心腸，便只揀總路、狹路口，及背暗之處，鎮日的去那所在，窺來掠去。」入神之筆。

一日，合該有事。再思掩在廚房裡前面東角門下，那時廚下婢僕一總不見。只見一個蘭英，從廚房裡淨了手，扯了一條手巾，一路抹乾走來。到角門邊看見再思，便叫道：「二爺。」再思見四下無人，便帶笑的道：「蘭英，你這小妮子到生得恁般齊整。你從了我，我便揀一個絕好的小使配你。」一頭說，便扯住了蘭英的手，便去摸他的臉。蘭英吃唬，大叫：「二爺，怎的這般行徑！」灑脫了手，便走。再思聽見叫喊，吃了一唬，單罵道：「呆妮子！」望外便走。

偏偏的廚房側手弄裡，喜兒走過角門來。那小使喜兒，是再思極得意的。生得烏是頭髮，白是肌膚，眉清目秀，粉面朱唇。夠好了。自從蘭英回家，他便看在眼裡，暗想：「蘭英恁般一個好人物，怎地騙得他上手才好。」一向在肚裡算計的，不比再思是近日起念的。只為家中眼目多，小姐們規矩重，就是二娘也狠端方，不敢做出那等虛頭霍臉的事來。今日卻正撲面迎著蘭英，四下無人，像聽得是蘭英聲喚，見他又像倉皇急遽之狀，便嘻著嘴道：「我的好姐姐！賊油嘴。方才是你叫喊麼？是為甚的？」走近前，伸手在蘭英下額上摸了一把，便飛跳的走出。轉了一個彎，正跳在再思背後。

再思回頭看見那喜兒飛跳得來，喝道：「為甚的！」喜兒突然見了主人，雖是平日褻狎慣的，然終是主僕，生成有些節礙，便騰的一呆，縮住了腳，口中氣喘。再思看了詫異，連聲喝問。喜兒一時回答不來，只得直說道：「是蘭英。」再思聽見「蘭英」二字，唯恐被喜兒得知調戲蘭英之事，甚覺沒趣。心事如見。入神之筆。連忙叫到私室裡，問道：「蘭英便怎的？」那時喜兒已打點好回答的話了，便扯謊道：「蘭英與我頑，我恐被人看見，便跑開的。」再思心下一想：「若然喜兒惹他，自然他也要怪叫；方才沒有聽見蘭英叫喚，只見喜兒跳來，這話卻也有之。我去調戲他，他便叫喊；看見了喜兒，便去與他頑耍，他便這般可惡！」登時

惱將起來，再不自己想一想，你那老奴才，有恁的一件好？一笑。便道：「那賤奴才，家裡斷留不得了！」喝退喜兒，獨自細細尋思。想出一個害蘭英的計策。

將夜時分，便在外廂歇宿，叫喜兒來同睡。便將害蘭英的算計，兩下商量。喜兒肚裡尋思：「蘭英好好一個人物，方才是我扯謊，不過一時卸罪的話。如今主人卻叫我去做弄他，我心裡甚是不忍。」喜兒終是有本心。又一轉念：「那蘭英性子是古怪的，我想他也是徒然。主人是我靠著他穿衣吃飯的，怎好不依他之命。」算計已定，即依了主人之計。再思道：「那件事，生成要用些苦辱計的；我只說趕逐你出門，你便到莊上去住，歇了兩月，我原來叫你。」喜兒一一答應了。

丟下一頭。且說蘭英一時受了兩頭煩惱，氣忿不過，且回去告訴小姐。走到樓上，只見小姐打著春香。情景逼真。只為叫他到二娘那裡去問話，去了好一回才來，看見他頭髮都蓬鬆了，說是與二房丫鬟們頑耍，故此麗娟叫他沒規矩，打他幾下。蘭英心下想：「小姐正在氣惱，我這般話告訴出去，卻比他頑耍之事更加可疑，一發叫我不是了。小姐惱頭上，說了一言兩語，反為不美。我且隱忍著，遲一日告訴。是極。故進言不可不慎。今後我也不到後頭樓上去，倘然差我，只叫張婆等行走便是了。」正是：

進言全要看風帆，風勢難時且自緘。

往撻若教逢彼怒，分明忠直認為讒。處世要法。

那蘭英忍著一肚氣，不敢則聲。又過了兩日，蘭英見沒有機會，也沒有說。到晚來，蘭英曬一雙鞋子在那西樓下，去收時，不見了一隻。便問春香、張婆等，都說沒有看見。蘭英道：「西樓下張叔們不來稟話，卻也無人敢到，難道那個來拿了這只鞋子去？」正在那裡嚷鬧尋鞋子，早被小姐聽見了，便問道：「蘭英，你不見了什麼？」蘭英道：「一隻鞋子。」麗娟道：「那樣的鞋子？放在那裡不見了？」蘭英道：「就是前日繡鴛鴦樣兒的，一雙摺絲鞋子，還穿不上幾天；今日上午潑溫了茶，便曬在西樓下。方才去收，不見了一隻。此處又無人到的，一定那個偷去藏了。」春香道：「誰要偷你鞋子去做甚的。」蘭英道：「你來分辯，就是你偷的！」春香道：「偷了你的鞋子去，要穿屍哩。」蘭英道：「正是你偷的，罰這般牙疼咒兒！」鸚哥調舌，如聞其聲。麗娟發惱道：「你自己不保管，鬥什麼口！」蘭英等見小姐發惱，即便住口。尋不見鞋子，只索罷休。

又過一日，上午時候，麗娟同蘭英等閒話。只聽見二房那裡鬧得沸反，卻像再思的聲音，怪叫得驚天動地；又有一人，殺豬般的喊哭，因隔遠了，聽得不真切。張婆道：「二爺那裡，不知為著什麼事了，這等發鬧。」麗娟笑道：「已前不著家裡時，倒是安靜的，如今想是沒意思見人，在家裡打大罵小。」蘭英道：「那二爺的做人狠沒正經。我有一句話，久已要告訴小姐。」這是機會了，卻又嫌遲了。言未畢，只見春香跑上樓來，說出一段情節。因那情節上，有分教：

織成貝錦侈成箕；海市蜃樓設陷奇。

自古受冤皆若此，何妨抹煞一蛾眉。

不知春香說出甚麼話來，有何事情。且看下回分解。